

红色家谱



周庄烽火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紅 色 家 譜

周庄烽火

新华日报社《紅色家譜》編輯室編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- 周庄烽火……………葛复胜 叶春生（1）
- 茶果香甜忆辛酸……………李利兴（18）

周 庄 烽 火

葛复胜 叶春生

在泰兴县东北乡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子——周庄。这是一个战斗的村庄，它曾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。解放前，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同地主恶霸，同日本帝国主义，同国民党反动派，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复杂艰巨的阶级斗争，人们称周庄是当年对敌斗争的一座堡垒。今天，周庄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发扬了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阔步前进。“地瘠民贫”的周庄，如今变成了米粮仓。

紙 包 不 住 火

周庄，在旧社会被叫做“四庄八空”，

是一个多灾多难的苦地方，附近的几千亩良田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周姓地主霸占去了。恶霸地主、匪乡长周文清三兄弟，就霸占了一半还要多的土地。周文清，这个被群众叫做“四閻王”的大恶霸，同軍閥、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結在一起，残酷地剝削和压迫农民。他家豢养了保家民团，私設公堂，为非作歹，横行不法，群众恨之入骨。那时候，农民种他家的租田，每亩年租一石，夏納小麦，秋納黃豆，旱荒水涝，年租不折，如有欠租，以坐租（押板金）抵押。他家量租米的斗，是周姓地主特制的“周庄斗”，要比通用的“黃桥斗”大二成左右。地主周吉甫，訛詐勒索无所不为，农民叫他是“三强盜”。佃戶送租，要脚踩手拣，风車扬淨。稍不如意，借口租谷不干，强迫佃戶跪在太阳下与谷子一起晒，称之为“陪晒”。谷子晒干了，人也晒昏过去了。当时，这里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地主开仓，穷人精光。”农民种租田，只

落得一把草罢了。高利盘剥，更使农民透不过气来。那时农民向地主借债是年息加五，滚来滚去，穷人借债像雨天驮稻草，越驮越重。有一年，农民王维庆向地主周文清借了五十多元债，利上滚利，三年后滚成一百八十块钱，就是全家连人卖光，也不够还这笔杀人的债！一天，地主周文清派民团把王维庆绑去，吊在梁上打得死去活来。王维庆回家没有几天就仇恨而死了。

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！周庄的农民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，他们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火烧“震东市”

在泰兴曾流传着这样几句话：“泰兴一城，不如黄桥一镇；黄桥一镇，不如横巷一村。”横巷在解放前是八家黄姓地主盘踞的地方，有钱有势，当时称为横巷“八大家”。大地主黄辟尘是“国会”议员，黄懿修是江

苏省省董，其他几个地主也都同反动政府往来甚密，即使新知县上任，也得先上黃家拜門。“八大家”依靠当时反动政府的势力，甚至把橫巷周围的周庄、何韓庄等一百零八庄，划为自己的封建庄园，定名为“震东市”，并吞和掠夺了农民的土地，农民全成了黃家的佃戶。

“八大家”敲骨吸髓榨取农民血汗，但他们的心窝塘还是填不滿。一九二三年农历十一月，“八大家”又借口筹集民团经费，张贴布告，征收小猪捐稅。一百零八庄的农民听到这一消息后，非常震怒，有的说：“人头捐一年只捐一次；七个月养一趟壮猪，就捐一次，一年倒要捐两次呀！”有的说：

“乡下人挑粪担子，两头是屎（死）；寻死不如造反，拚一拚吧！”一九二四年正月十五，这里的农民在余道人和余大化帶領下，提出“打倒‘八大家’，穷人有活命”的口号，团结起来反抗小猪捐。群众首先烧了

“八大家”为子弟专门办的丁桥河小学。农民的反抗怒火，吓破了地主的胆，他们马上报告反动政府，以武力弹压。正月十九日，泰兴知县翁燕翼调集保安队，前来横巷坐地镇压，但农民对此毫不屈服。

正月二十日，天刚微明，一声锣响，四处呼应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成千上万的人高举铁叉、锄头和木棍，浩浩荡荡地直向横巷涌去。余道人走在前面，他对群众说：“如果猪捐反得了，穷人活命靠今朝！如若猪捐反不了，穷人身上没得毛！”黄家花园外边的喊声动地，群众斗争的情绪高昂。当农民群众冲到黄家花园时，刽子手下毒手了，“呸，呸……”几声，几个农民当场牺牲，农民领袖余道人等被关进了敌人牢狱。但群众的怒火并没有熄灭，他们在另一个农民领袖余大化的带领下，掀起了更大的斗争浪潮。为了营救在狱中的余道人等，周庄附近一百零八庄的几万农民揭竿而起，把

“八大家”围得水泄不通，接着烧毁了“八大家”的“黄家花园”，打得知县躲在粪车里狼狈逃走。在这次斗争中，虽然农民领袖余道人被反动政府杀害了，农民群众的组织也遭到叛徒的破坏，但是反动政府畏惧声势浩大的群众力量，只得把关押的几个农民释放，猪捐也终于被反掉了。

春 荒 斗 爭

一九二九年，泰兴东乡先涝后旱，秋熟庄稼几乎颗粒无收，这是一个大灾年。在这样严重的灾荒面前，地主阶级哪顾农民死活，仍蛮横地向农民逼租催债。第二年春天，正值青黄不接，农民十有九家断了顿，而地主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。在这样大荒年的时候，黑心肠的地主乘人之危大发横财，春上借给农民一石，麦熟要还一石五。农民周开祥、周继先向地主周圣达借了一斗高粱，要做三十个工抵债。当时农民借贷无门，

壯年流落他鄉，老小餓死者時有所聞。

這時，周莊地區已建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。根據上級黨委關於組織群眾、發動春荒鬥爭的指示，周莊地下黨組織派共產黨員尹之淮、周昌熙、周芝林、鞠老五等十多人組織四百多個農民積極分子，查封了周文清、周華如等二十多家地主的倉庫，將糧食分給群眾度荒。惡霸地主周文清陰險刁滑，為了逃避群眾鬥爭，在春荒鬥爭前，就帶着老婆、孩子逃到如皋城，並事先把大部分糧食、衣物、財寶運走了。這時，憤怒的群眾，一把火就將周文清家的幾十間房屋燒個精光，一時大快人心。

周文清哪肯甘休，唆使狗腿子周腊子，暗中監視群眾，並把春荒鬥爭中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列入黑名單向上告密，企圖伺機報復。周腊子為虎作倀，威脅群眾說：“四先生（周文清）回來，沒有好藥搽你們的頭（報復）！”農民說：“呸！你放屁，共產（黨）



为我们撑腰，高低找你算账！”晚上周腊子装了些粮、猪、鸡等物，偷偷地送往如皋，去向他的主子周文清讨好。当周腊子从如皋潜逃回来，还没有进门就被群众揍了一顿，一命呜呼见了阎王。后来周文清和其他一些恶霸地主从如皋城回周庄进行倒算，说：“这简直赤化了，目无王法！”他翻开了事先弄好的黑账，把庄上抄过他家粮食的农民都划为“共产（党）分子”，向他们逼租讨债，拆农民的房子，毁农民的家具，到处抓人。

赤卫队员、共产党员周昌熙和吴粉儿、周昌桥、周昌米等人，被周文清捉去后，百般利诱，严刑逼供。周文清威胁利诱地说：“谁带头分粮食的？谁放火烧房子的？说出来放你们走！”但谁也没有屈服，他们的回答是：“不知道！”周文清见掏不出口供来，就下毒手，除了周昌熙在农民群众的营救下逃出虎口外，其他几个人都被地主杀害了。地主阶级又欠下人民一笔血债。

愤砸“量人斗”

斗争的火种永不灭。一九三九年，新四军东进，周庄地区的斗争火焰燃烧得更熾烈了。为了团结抗日力量，共产党领导周庄地区的农民，开展“二五”减租减息运动。但是，以周文清、周吉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，竟蓄意破坏这一运动。当时，周文清只身逃到如皋城里躲风，临走前指使狗腿子按照“惯例”办理，没有他的“手谕”，颗

粒不能减少。秋后，农民按新法令交租，这租子是农民和旱涝作斗争得来的，粒粒皆辛苦。可是地主不但颗粒不减，而且百般挑剔，风扬筛选，日晒脚踩，还用特制的“量人斗”（大斗）量租子。这“量人斗”，一石谷子只能量出八斗，群众称之为“吃人斗”。当时群众看了气炸了，责问：“为何目无法纪？要用吃人的大斗。”“现在是民主政府啦，老皇历不顶事了，大斗收起来吧！”狗腿子吱唔其词地说：“这，这是东家周……。”佃户们实在耐不住了，一怒之下，几扁担就把周文清家的“量人斗”砸个粉碎。

“量人斗”被砸碎了，但地主阶级还不肯老老实实退换租约。地主周吉斋是周文清的二哥，诨名叫“软尖刀”，他一贯老奸巨滑。乡农抗会限期要他到指定地点退换租约，他借故想赖掉。于是党支部派共产党员、农会干部周筱波和陆成荣等，带领了一百多个佃户上门，一方面进一步宣传党的“二五”减

租政策，一方面揭露周吉斋妄想变天、不肯退换租約、企图将来复辟倒算的阴谋。佃戶們怒責周吉斋，問道：“凭什么不肯退約？”他謊称：“旧約被烧掉了。”“你們愿意交多少租就交多少，不交拉倒！”在场的干部和农民馬上揭穿了他的花样：“你的鬼把戏不要玩了，现在是民主政府的天下啦！”周吉斋在群众的严詞駁斥下，最后只得低头张口結舌地说：“照，照，照民主政府法令办事。”

割断“肉电话”

一九四六年，蔣介石发动了反人民、反革命的全面內战。这时，逃亡在外的恶霸地主周文清又糾集了其他逃亡地主，组织了还乡团，拔田倒算。接着，恶霸地主周文清当上匪溪北乡乡长，更是无恶不作，鬧得乡下鸡犬不宁。周庄地区党的组织，根据党的依靠群众、就地坚持斗争的指示，组织了地方武装——乡游击队，展开群众性的抗租、抗捐

和反扫荡、反倒算的斗争。乡游击队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先后伏击敌人数十次，并配合主力部队，参加了著名的宣堡、黄桥战斗。敌人的武装进攻被粉碎了，他们又企图钻入人民的内部进行反革命活动。这样，周庄地区的党组织又领导群众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，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割断“肉电话”的锄奸反霸斗争。反动富农、匪保长顾仁坤，伪装积极，暗地里充当周文清的“肉电话”。他不仅专门刺探我方情报向敌人通风报信，而且从物质上积极支持匪乡长周文清。当年夏天，顾仁坤借口卖猪，实际是想“慰劳”匪军，将一批肥猪外运。猪子刚出庄，敌人就把这批肥猪拖去了。事后顾仁坤还企图迷惑群众，他说：“早晓得不出去卖了，这次初犯，下次不敢！”好一个下次不敢！群众揭露了他的罪恶活动，人民政府依法惩办了 this 反革命分子。周文清的第一台“肉电话”被割断后，又安下了另一台“肉电

站”。他用金钱、美女收买了当时一个乡游击队员、阶级异己分子周开龙做他的内奸。周开龙在周文清的指使下，企图杀害我们的主要干部，而后带枪投敌。这个阴谋被我政府发觉后，经过上级批准，严惩了这个坏蛋。

反霸锄奸的斗争取得了胜利，惩办了阶级敌人，割断了敌人的“肉电话”，巩固了周庄解放区的革命秩序，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。在对敌斗争中，许多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，加入了党的队伍。一九四八年，周庄的党员人数发展到一百多人，乡的游击队伍也成长壮大起来，他们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胜利。

今日新周庄

幸福从斗争中来。全国解放以后，反动恶霸地主周文清等受到人民应有的惩罚。周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保持和发扬了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，以革命精神搞生产建设，使

解放前被地主刮得民穷财尽的“化子庄”，现在变成了“余粮庄”。集体化后，周庄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，奋发图强，有计划地进行了旱改水的工作，最先在全县办起了电灌站，基本上保证了旱涝无忧。社员们说：“马达一开水嘩嘩，天旱水涝都不怕。”随着生产的变化，社员的生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，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，如今吃穿不愁。解放前，周庄四五百户人家，除了几户地主、富农子女读书识字外，其余的人都是斗大的字识不到几籖；现在劳动人民的子弟都有书读，这里单大学生就有十六人。最可贵的是，当年在周庄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七、八十个老党员、老干部，他们保持和发扬了过去的革命斗争精神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，不少人担任了县、区、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工作，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和群众打成一片，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。老赤卫队员、共产党员周昌熙仍老